

南

疆

逸

史

南疆逸史卷四十八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四

宗藩

嗚呼明制之於天潢可謂厚矣歲時皆有常儀冠聚妻必告別有賜予生子子女則請名自神宗倦勤中官禮曹事必以賄請於是終始有白首不得婚娶命名者矣其後本文愈繁衍遍天下幾百萬貧乏者暴橫於鄉里百姓患苦之有司莫能制迨遭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其有流竄他方義士奉之以建號者亦不忍沒然餘迹零落百不存一其可考者具如左

益王某

永圍王由懋

羅川王某

嘉興王某

瑞昌王孫統級

清王術桂

江西藩封凡三而益王府憲宗子也稱親屬世守法稱賢王傳至今王執其名甲申國變王年少不敢興兵入援乙酉南都復陷金聲桓降於

清統兵入江西將迫河東諸紳士勸王舉兵王素好士士多歸之顧仁柔不任兵兵起以永圖王典兵事兵未集而

清副將王體忠至時河南有保圖王者避亂來歸豪健能言兵王倚信之閏六月命與巡道夏萬亨提兵拒體忠至撫州師潰先是雲南有勤王之師往南都至江西閩南都陷遂巡將還王聞其師皆乘象驍勇遣使招拒體忠戰初合滇師善

大興傳氏長恩閣鈔本

用鎗衝其騎體忠幾不支乃放毒烟象不能前然未敗也比再合而保圖王貳於

清從陣發火後箭傷象象總趙某死馬遂敗王出奔宦者李祥率十餘人從之及其二子走旂塘入浩蕩蒼祝髮為僧鄉人見其邈偉疑之賴曹山僧指為故人而免踰月間思文帝即位於閩間道入謁得承王璠居興化閩陷被執為李成棟所害二子逃戍子王得仁內附求得其一將奉監國後金王敗莫知所終保圖王至贛州為贛都司所殺

永圖王者名由德字冠寰益敬王第八子為益府宗正沈靜有志略益王舉兵募集徵發一切倚王而辦王幕賓曹子鉞贛州諸生也王推重之時引入帷幄參密議建昌陷王出奔

永宣王及諸郡王皆奔後避地宣都大函鄉日夕悲號至失聲其地有蕭姓者家豪於資二子能武好義挾見王之悲也疑焉王告之故且語以圖後舉蕭教之入粵招閩羅總兵因厚資橐裝導王入粵止閩羅總兵蕭升山寨先是山岩人或夢日臨門旦詢來客乃永宣王也大喜厚款之語及借兵興復卜於神吉乃許之蕭與其黨謝之良簡若中兵得可十萬人率之出湖東遂復建昌乘勝復撫州又前復進賢縣兵銳甚

清兵駐省城者聞之大恐皆攜家登州舟為遁匿計軍威大振而粵中聞之頗有疑之者或遂欲取王為獻王孤軍無繼兵無見糧謝之良破進賢不能守還屯撫州

清副將王得仁來攻相持一月食盡還建昌謝之良先驅
蕭升斷後且戰且走王病痺不能驅為敵所執長子慈營與
馬丙戌正月七日擡車赴燕三月朔至蘆溝橋遇害慈營妻
彭氏能軍未敗先率其屬至汀州曾子鉞被獲留得仁營謝
之良與蕭升俱還山寨或曰被執不屈死彭夫人聞夫難引
兵屯圍都界山中戰守踰年獲絕被獲郡守義之令待命於
王妃之弟李指揮家戊子金王之內附夫人使客引其子和
歸建昌曰勉之忠孝紹宗汝責也己丑二月四日有司贖紅
羅七尺至慨然曰吾得死所矣沐浴更衣裂紅羅自縊

益羅川郡王者亦不詳其名字從王起兵保圍王用事王策
其人巨測然未敢誅也將別舉事就臨州諸生萬春謀之春

辭以有老母不許問曰孰堪將者春薦東鄉人艾命新王即
介春往見命新許諾遂以書約閣部揭重熙吏部曾亨應及
諸紳士同日起兵乃詣孝廉艾南英南英欣然迎入留計事
月餘遂募集劉名琦僧丹竹楊猶龍等三十六人誓師南英
家得義勇可七八千人自為一軍其秋建昌陷益王遁王歎
悼久之令命新等提兵自金谿襲復撫州秋毫無犯民大悅
清帥聞撫州破濟師來爭命新北拒而建昌兵又至營於黃
太渡王腹背受敵議運兵敵兵躡之王入金谿山索民車得
三百兩塞山險敵不能進王得全軍還東鄉己永_固王招粵
兵克復撫州建昌勢益振與王約分道下江西省會粵兵與
王兵爭舍起而鬪王出聞止之為天所傷竟死永_固王聞之

大慟兵潰南英入閩命新諸人或從永_圖或從黃閣部或從揭部院云

淮府嘉興郡王者本封於饒饒破流寓都昌譚家埠丙戌秋閩亡諸紳士奉以舉義其邑人石光龍僧了空等為將時歲大禘一呼而集者萬人石故黥而悍人呼石黑子善於馬上使烏鎗百步三發發必洞洵穿札

清帥調南康將朱文美合饒州將討之戰敗文美還都昌縣黑子曰集萬人負板舁雲梯譁而前欲以恫喝之使下比至城則氣索矣

清出十數騎躡之崩奔相屬萬眾立潰乃使南康諸生吳江入王營告以待後舉黑子信之偽降王走湖口渡江而西見

獲遂遇害黑子復率眾出沒湖彭東建間

大兵乘其醉宵攻之黑子戰死

朱統鈺字德祥瑞昌王孫也性豪暴里中少年多歸焉西

金聲桓入江西王孫棄家走廣信號召諸客與金王相角饒

信間金王兵聞其威名憚之不取戰丁亥冬間行歸南昌為

偵卒所執見

清巡撫章於天不跪章詰之厲聲曰我帝室宗藩豈為汝屈

哉章竟釋不殺戊子金王內附王孫募兵廣信應其夏

大清帥譚泰攻江西王孫走圍州督將鄧雲龍入援鄧見

大兵盛謀納款而王孫執藩王禮使雲龍戎服拜獻下鄧不

能平執王孫以獻大罵而死

大興傳代長恩閣鈔本

〔窗〕靖王術柱字天球號一元子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
郡王次弟也始受撫國將軍妃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寇陷
荊州偕惠王及宗室避湖中宏光即位與長陽王入朝晉鎮
國將軍詔同長陽守浙之〔窗〕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盡陷長
陽攜家人閩王留〔窗〕海會魯王監國封為長陽王隆武建號
王奉表稱賀王亦如之後聞其兄已襲遼王王具疏請以長
陽之號讓兄次子承之隆武不允改封靖〔窗〕仍依監國督方
國安軍丙戌五月

大軍渡錢塘乃奔避〔窗〕海乘舟出石浦監國亦由海門會舟
山十一月永勝伯鄭彩帥舟師北來因芝龍與隆武不洽知
粵川不守監國出奔故特來迎王與監國乘舟南下歲抄同

抵廈門而芝龍已歸款北行矣是時鄭鴻逵迎淮王於軍中
請竈靖監其師合芝龍子成功功兵攻圓泉州經月不下鴻逵
乃載淮王竈靖王同至南澳會永曆稱帝王因入揭揚永曆
令居鴻逵軍中月就所居地方支膳銀五十兩戊子春命督
鴻逵成功師庚寅粵潰復與鴻逵旋閩處金門及成功取臺
灣王乃東渡而成功事王盡禮成功死投餐之典廢無衣食
業乃就竹港墾田數十甲鄭氏又從而征之悉索應募滋益
困既而靖海將軍施琅督水師討鄭氏王慨然謂同志曰臺
灣覆再無他往各自引決死見先帝吾分也癸亥六月
大兵攻澎湖二十六日鄭將劉國軒兵敗王謂媵妾曰吾帝
室宗支明朔已盡義無可往若等自為計妾侍皆進曰王能

盡節妾圖失身王存與存主亡與亡請賜尺帛王曰能如是
吾何求袁氏王氏秀姑梅姊荷姊俱冠并被服出拜王亦拜
齊縊於堂乃宵欲中大書於堂曰自壬午賊陷荊州攜家南
下避亂閩海係其髮膚以至於今遭逢大難盡室全歸不負
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校役昇柩至王即
加翼善冠服四圍龍袍束玉帶佩印綬南向拜謝諸將卒士
民俱入拜王答拜書絕命詞結帛於梁麾手謝臺人遂經死
顏生如生時年六十有六越十日藁葬於鳳山縣長治里竹
澗與王妃羅氏合窆焉妾媵五棺埋於文賢里大林邊去王
墓三十里臺人表為五烈墓云王無嗣以益王裔宗之子儼
珍為後及歸

大清安置河南開封府杞縣

朱盛濃

議漚

盛澱

議澱

紹鯤

常巢

統錡

容蕩

朱盛濃字揚廷楚宗室也居江夏宏光時授池州推官及池州失而盛濃避至石埭乙酉七月起兵復石埭又復東流遂與池州大學生吳應箕合兵攻池州不克乃分兵復建德八月遇

大兵於大嶺戰頗利九月兵大至盛濃還守甲子嶺十月建德東流相繼潰盛濃奔太湖依吳易易敗走浙東隆武授御

史巡按廣信饒州兼視學政屢疏請入覲許之己聞汀州變
乃走廣東永[麻]中為兵部右侍郎四年十一月扈駕赴潯州
叛將陳邦傅縱兵大掠遇害

朱議漚南昌宗室也江西亂流寓西湖與宜興中書舍人盧
象觀遇於逆旅一見語合入於忠肅祠相與論列慷慨流涕
謀興復乙酉閏六月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君兆者常結城中
豪傑以待變許為內應議漚從君兆入城而象觀營山中遣
僧告君兆師期舉火以應僧至總督告變城中得為備舉火
以誑象觀兵薄城下燒太平門鐵騎出而蹂躪之大敗因族
君兆家議漚匿水竇中得逸出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攻
溧陽又敗象觀走太湖議漚不能軍時都司方明方拔廣德

迎之入城義師多應之連破孝豐臨安國諸縣軍聲復振而開府於孝豐隆武間之冊封瑞昌王諸臣授職有差未幾大兵由徽州出破孝豐諸軍悉潰王走匿丹徒諸生喜正家山東吳儀之吳純之義士也渡江將迎王值名捕急遂遷鎮江蔣生家邇者符至儀之挺身出曰我瑞昌王也王及純之得脫已而知其偽執喜正正不勝拷掠言王所在遣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將近舉礮欲其驚走王而王適在田間正遙見而呼之乃見執十月十二日害於江國丹徒諸生袁鍾宜與陳用卿金壇張景潮皆從王死義云

朱盛澂字青潮通城王宗室也授劍州知州未赴乙酉避於太湖之西山易姓曰林西山人蔡永新任仗好事乃與職方

郎中王朝昇及禮部主事吳景宣等奉之起兵稱為通城王
朝昇攝內事設五總以永新徐震海許燮等分將之初山中
人或夢揭竿其地上書青潮二字而王之字適符與之符衆
以為祥故多應之者檄至長興長興人奉箋稱賀乃遣許燮
將千人會之以攻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克之命景宣與故太
守王士舉守焉王入長興既而景宣棄湖州

大兵問道襲長興王還屯湖中已而走衢州明年八月三日
遇害

朱議泚字潤生樂安王宗室也以宗貢生授句容知縣乙酉
夏起兵其縣之茅山敗走入太湖與通城王合軍又敗入浙
東隆武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衢嚴二府明年衢州陷死之

朱紹鯤周定王之後封遂平王宗禎末流寇入河南王親禦
之流天傷唇及腹宏光時上書請往河南招集鄉兵不許乙
酉閏六月至松江與吳志葵蔡葵起兵志葵敗王入太湖依吳
易易兵潰走呂國興營國興又降匿於嘉興王店明年十一
月被獲害於江闕王志氣果敢言及國事輒悲憤流涕舉事
無成人咸惜之

朱常巢蘄州人朱統錡南昌人皆明宗室也初史可法之巡
撫安慶也檄山中之豪各築砦自守以禦流寇資以火器財
賄於是潛山舒城英山霍山桐城太湖宿松皆有寨而蘄黃
間名寨四十八其山皆高峻插天出入仄徑僅可錯趾左右
懸崖如谷無底其巔乃衍平饒水泉林木可居流民無歸者

往往挈妻子依阻其中寇不能至由此上接臨安汝窗名砦
四百八十九西越武勝關達南陽以依於熊耳藍田連山沓
嶂未有間也乙酉夏四月左夢庚既降

大兵入守安慶諸寨多為明守不肯下奉常巢居太湖司空
山寨稱荆王襲破太湖縣揚州人趙正拒宿松涇池屢挫
大兵戊子春正月江西金聲桓來歸九江以東望風趨附寨
長傳聘以數騎突入宿松縣收籍取印執縣丞遼大魁知縣
孟暄走免張都督敗安廬道兵于殷葛山三月范大范二起
桐城白雲寨是時

清巡撫李棲鳳遣兵備夏繼虞總兵卜從善黃鼎副將梁大
用合兵剿諸寨常巢部將余垣以私屬三百人出降因誘執

常巢冬十月潛山余公亮聚眾千人拒英巢寨監生胡經文起兵拒橫山寨胡經文者屢有異志事覺亡命遊各山寨間交其豪常巢既執各砦俱撤惟英山張福寰自明末拒山尖寨擁眾如故二范余公亮皆倚之而起經文尤善福寰因拒橫山以應公亮是歲永_曆二年也統錡常自稱江西_閩王之裔為人放誕好大言或言朱九風子

大兵破南昌峙岷浚江間張福寰名潛至其寨不得通按徒自給繼乃微言我宗文也福寰知之即善護焉經文既立橫山寨公亮以百數人敗縣將李之培自是天堂埭口二十餘寨相繼蜂起經文謂福寰曰事可就也蓋立主帥乎於是迎統錡入潛山己丑春二月十四日奉統錡為石城王居飛旗

取於是遣參將汪義遊擊袁誠等六人至潛山各賜銀兩而刻其文曰莫殺百姓又遣中軍孔國元守備趙越孫之秀生員林鳳集等各馳檄約曰降者不死且耕吾田而後其租諸寨見其檄詞溫潤且免征也咸心動既而有降者則賜銀牌錦衣綺服令互相誇耀日光度其且潰夏四月乃遣兵備道石鎮國率從善大用等某上云六人至潛山而正又只見其北殆即所脫四人中之二人也合兵攻之破梅家寨殺其監軍葛修懋遊擊夏勝重等二十餘人白雲寨降進攻英窠圍之六旬破之獲其總兵孔文燦遊擊王長余公亮奔城墻寨秋八月梁大用進克皖澗寨傅夢庚弼走馬園冬十一月將諸由水吼嶺進兵而武生余必壽等為嚮導旬日降者四一十八寨惟純騎尚守飛旗不下

進軍至湯池衙前攻圍之初十日縱火箭仰射寨中亂大用負戟先登諸將繼之擒其監軍王坤基總兵儲伯仁石際可旗鼓汪託統錡從後關遁馬園

大兵追至霍山界竇燾河執傅夢弼桂蟾義堂唐明勝等十餘人西關寨猶守不下二十五日石鎮國遣生員金承閻徐樂韶說降之余公亮亦出降統錡亡匿英山日先初得胡經文胡玉良也不殺使招統錡以自贖明年春正月授以計初十日經文於英山羊角河誘統錡來馬園執以歸諸寨悉平惟張福寰獨守山寨十餘年後以糧盡偽出降有所圖事覺被殺諸寨既降日先慮餘衆復煽惑使推官黃敬璣賞銀二千兩牛五十四頭田粟三百五十八山募愿耕外鄉田者即

以給之民皆出山乃遣縣丞常一敬入山伐竹木市其直充官稅以明持檄之約不欺也又使梁大用及知縣鄭適玄夷其險阻踰年乃令民還山復業者聽焉

朱容藩楚通城王支庶也素無賴為宗人所逐竄入左良玉軍中稱郡王引兵劫掠諸將皆惡之宏光既立容藩走南京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楚營行至九江以志橫激軍變懼罪而逃時李自成敗於陝餘賊奔潰於楚容藩詣賊中說稱楚宗世子賊信之將立為王而容藩舉止乖異賊疑焉丙戌十月粵中建國容藩至行在辰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以其辨也謂為才薦掌宗人府事參與大政兵科程源者蜀人喜談兵見容藩與之結納因謂容藩曰川中賊勢雖

盛而諸將所擁兵亦不下數十萬朝廷誠假我兩人節越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乃如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未行而

大兵破廣東上移駕桂林內閣呂大器丁魁楚皆奔隨駕者止懼式相一人容藩因覬覦入閣使給事中唐誠等上言上護從單弱容藩重臣不宜令出上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欲擁載容藩耶遂奪其敕印欲斬之容藩懼賂內侍龐天壽以求太后太后謂王由燮亂以來宗室零落容藩罪不至死勿過求上乃赦之復其官丁亥正月容藩自楚入川程源由楚入黔自稱三省總督沿途賈官分割贓私狼藉四川巡撫

錢邦芑廉得之四月具疏言狀上震怒削容藩職容藩乃由長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得王光興兵二萬時光興新敗於鄭陽無所歸而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將遂附焉檄召將川李占春余大海於夔州會

大兵方破成都載輜重由重慶下容藩命二將沂流擊之七月十一日遇於忠州之湖灘占春以輕舟直薄其營發火礮大兵亂棄舟走川北容藩愈強遂稱監國鑄副元帥印佩之改忠州為大定府門曰承運門稱所居為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余大海楊朝桂譚宏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等為侯伯以張京為兵部尚書程正典為四川總督朱運久為湖廣巡撫是時車駕越在廣西湖南

北方用兵朝廷聲問不通文武無主故容藩之恣肆妄行莫覺其偽也八月錢邦芑率王祥復遵義九月袁韜復重慶川北總督李乾德率師會之十一月容藩率李占等至重慶與乾德相見諷其擁戴已乾德不禮焉會冬至朝賀袁韜本起賊伍不知禮與容藩齊班拜舞容藩怒命占春襲袁韜並殺乾德而乾德善占候夜觀星象謂韜曰且有急兵韜因設備乾德亦移帳於高埠及占春兵至舟中不見乾德乃大驚及襲韜復不能勝至次日韜治兵與占春相攻容藩走梧州移書邦芑請為兩營解紛邦芑怒遂復書數其潛踰之罪容藩乃鑄錦江侯印以送王祥使以兵應占春戊子正月祥出兵綦江與袁韜三戰不勝還屯南岸輕舟見容藩占春亦至王

祥有膂力猝起擒占春過其舟命部將王朝興守之欲並其
眾朝興與占春同里私釋之占春夜踰城出王祥既失占春
戰復不勝二月還遵義韜亦走順慶占春還屯涪之平西壩
夔州臨江有天宇城甚險可守容藩以為己讖也改為天子
城率眾居之煽惑川東諸將士授爵無虛日土司蠻獠皆為
所動錢邦芑乃具疏劾之曰容藩首得罪朝廷卒蒙寬宥命
使湖南而乃假朝廷威靈籠絡將諸潛懷不軌偽造印信選
授文武今歲六月臣巡川南見容藩所刊建制百官榜文其
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是而欲終守臣節不可得乎今
寇賊充斥干戈不息道途荒阻而兩川僻處西徼與行朝隔
絕蠻夷土司易動難撫且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

知適從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菁荒域敗墨中驅除虎豹
剪滌荆棘招集殘黎宣布威德四川之地始知正朔所在今
聲教漸著法紀可行而容藩包藏禍心窺伺神器陽尊朝廷
陰行僭偽尙羽翼得成便有公孫于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
竊憤悶已移書告以大義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
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共謀叛逆毋或滋寇邦芑復封疏稿
達胤錫胤得書即入川會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車駕播遷
人惑順逆聊借名號彈壓之胤錫曰君自為逆何能禦衆若
再不悛則錢按撫率兵經前我截其後將川皆朝廷臣子誰
同君作賊者因切責附偽諸臣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
偽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謁見適容藩使

至期諸將會師大器見其職銜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能稱且今天子在何國可監此欲反明矣爾等受其官爵不懼同罪乎占春曰始陷不知悞為所惑今請討賊自贖占春即帥舟師攻天字城容藩拒戰不勝走夔州山中為上人所擒獻斬之程源後為孫可望兵奇尚書可望敗復入朝己亥正月上入永昌程源扈從不及以多資為蒙化山盜所殺

南疆逸史卷四十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五

武臣

黃得功

高傑

乙邦才

劉肇基

莊子固

黃瑩

黃得功字虎山合肥人少執鞭役屬人年壯出關從大帥為
健卒遂隸遼陽籍為人忠勇善騎射帥拔之帳前親軍戰輒
冲鋒積功至遊擊入援山東陞參將旋充總兵得功每臨陣
飲酒數斗深入敵營不顧生死利害人呼為黃闌子崇禎十

五年流寇陷盧鳳奉詔鎮定遠時獻賊潛匿英山太湖間得
功以騎五千往搗之遇於石牌獻忠懼不戰走得功追及相
去尺許欲生致之反為逸去乃收所掠男女萬餘人命各回
鄉土以甲仗輜重歸朝廷尋又討平叛將劉超封靖南伯北
京之變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俱避賊率兵南下高傑字英吾
起羣盜為李自成親將自成出戰使守營與其妻邢氏通懼
誅挾以降官軍從孫傳庭破賊於塚頭得陞總兵劉良佐字
某總督朱大典部將也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
功劉澤清字鶴洲為山東總兵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
壘未成輒遁走將略無所長而好聲色喜權利賂遺權貴結
納賓客嘗以科臣韓如愈見劾遣人刺殺之至是偕至江北

而傑軍尤暴悍沿途焚掠民居驚竄福王之立也馬士英顧
與諸將結以協制諸大臣由是諸將各居擁戴功王即大位
史可法謀於朝請封四鎮一淮陽一鳳壽一徐泗一滁和而
封傑興平伯鎮徐泗良佐廣昌伯鎮鳳壽澤清東平伯鎮淮
陽晉得功以侯鎮滁和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詔未行而
高兵先馳至江浦乃遣職方主事萬元吉齎萬金渡江犒師
告以戒兵聽命朝元吉遍歷諸營勉以大義顧羣欲得揚州
以寄家揚居天下膏腴富商巨室聚其中城守不聽入得功
聞元吉言己戡軍惟傑尚剽掠揚城外江都進士鄭元勳喜
遊俠自謂可居調停功具牛酒出勞高軍高大喜置酒酣飲
陳所以欲居揚頓家口便征討耳非有他意與相要約元勳

歸揚言於衆曰高帥之來敕書召之也彼入城當鎮慰父老
一無動何害衆曰高軍日屠贖人四郊暴骨如莽何謂無害
元勛曰亦揚人自相害耳衆乃議曰元勛與高反賣吾城以
市德梓其首鬻割之是時可法方以閩部出督師傑頗懼令
其下分道坎壅所暴骸陞帳之日洒然變色而可法平易撲
誠將士庭謁人人引見慰勞傑大喜浸視為易與以殺元勛
為揚人罪請誅知府馬鳴騷可法不許奏以瓜州處傑而置
得功儀真以牽制之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邱磊
遂取其輜重匿不聞可法按部至諸將具橐鞬迎視高加恭
謹願其兵徒虛夸不足用不如傑所部皆山陝勁卒經百戰
可法以為經略中原非傑莫如共功也愈推誠以撫傑傑亦

愈親可法而傑方與得功相猜嫌會總兵黃蜚赴京遇揚州
慮為高軍所脇貽書得功求以兵迎得功素與蜚善因引輕
騎三百往會之至土橋方緩帶蓐食傑率精騎奔起襲之前
集如雨得功突圍得出三百騎盡沒傑又列遣兵襲儀真又
不克得功怒甚治兵欲攻之可法聞疾遣監軍萬元吉往解
不聽得功方有母喪可法乃自至儀真入弔立而語之曰土
橋之事無愚智皆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錫盛怒是歸其
惡於高而將軍立名於天下也得功意解可法乃令傑出馬
饋得功而以千金為母賻於是乃已先是左都御史劉宗周
聞傑澤清之欲以家屬寄江南也上言按以軍法皆可斬澤
清見之怒上疏劾宗周且請賜劍繼又以四鎮公疏聲宗周

罪其詞甚悖可法以詰得功等皆云不知其實出於澤清一人之手舉朝大駭而士英顧左右之當是時良佐最弱傑粗暴澤清則以依託馬阮遙執朝權獨得功不相附傑妻邢氏色美饒權智傑畏之邢見可法之出至誠調護之也勸傑傾心向可法傑乃進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士妻子暴露野次願終以揚城為請可法乃申勸揚民虛己館以舍之邢亦能嚴戒軍士士民安堵傑乃趨治裝北行九月師發大燾折西洋破無故自裂監紀應廷吉私謂人曰高公其不免乎睢州總兵許定國者年老矣嘗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憾甚至是聞傑將向開歸大懼傑過徐州又以馬士英指斬降盜程繼孔定國愈懼明年正月傑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

跪馬首迎頓首請死且言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上書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亦不知其何語願公毋以是為定國罪傑武人見其詘服且憐之聞設語以為信執其手約為兄弟定國乃盛張燈治具享傑飾美妹以待酒傑大營去城二十里率左右三百騎以往定國令其弟飲諸將於別宅人挾二伎優伶集生傑與從騎皆露醉夜半伏甲起盡殲三百騎傑奪他人刀猶格鬪而後就縛定國南向坐曰今竟何如傑大笑曰吾乃為豎子所弄呼酒痛飲而死定國既殺傑即渡河歸降傑將李本身王之細屠睢旁二百里可法聞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復圖也馳往撫定之而請以李本身為大將代統其眾三鎮間傑死皆起至揚將分其軍馬士英不可曰

彼有子元爵也待其長而還之乃如可法議而贈傑太子太保命其子襲封澤清於其間大治淮仰極壯麗取美人鐘鼓以充之於疆事勿問也匿邱磊之怨中以他罪卒致之死及四月國南侯左良玉反士英檄移得功蕪湖板子磯禦之而召良佐入衛

王師得長髮渡淮澤清逃得功再敗左兵進封晉靖國公王師既破揚州乘勝渡江上倉猝幸太平至得功營得功見上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紙召臣臣猶可率士卒以得一當奈何聽奸人之言輕棄社稷乎今進退無據臣營單薄其何以處陛下上俛首無語得功亟促兵前進而良佐澤清已詣軍降豫王即遣良佐追帝良佐潛結得功部將馬岱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內應得功麾軍渡岱先斷浮橋兵溺死無算得功不知良佐
已降猶就而計事流矢貫其喉乃大罵良佐良佐勸之降得
功揮鞭自誓曰我黃將軍宜屈膝他人者哉請明日決一死
戰次日將戰麾下進曰大事去已徒取僇耳得功視諸將皆
無鬪志撫膺大慟却甲冑服冠帶北面再拜自刎時上在征
南將軍俞之琪舟中裨將田雄掖之去關中贈得功泚水王
諡忠烈之琪字元慎仁和人京師破之琪以守備從黃斌卿
勤王至南京為總兵官禦左夢庚有功進左都督田雄掖上
去之琪挽之不得躍入板子磯滯流以死有彭遂性李金祿
者皆隸誠意伯劉孔昭標下孔昭入海遂性合家投水死金
祿先沈其妻乃自沈遂性九江金祿四川人

乙邦才字奇山青州人崇禎末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將暮餘二矢耳得功自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拔於淖以出邦才授以己馬分巖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射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是時有張銜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甚急總督馬士英率兵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銜者入

見兩人庭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州守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出簡壯士二百騎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州守具食食已揮州守曰署狀急懷狀引騎冒圍出賊大驚而已知為邦才衡也皆止不敢追反命不失一騎時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賊寇邦才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俘斬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之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吾眾不惜死耳吾一人何能為終還讓不自言也江南立國史可法出督師愿得邦才與衡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大兵至邦才戰敗死其同城總兵馬應奎池州人初為中軍

常從可法率家丁五十餘人巡行村落間猝遇賊衆懼欲亡去應奎大聲曰去安之勿怖死此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還可法因拔用之每戰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於背官總兵揚州破死之越十日面如生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世襲指揮積功至南京左都督太子太保自請隸督師標下任援勦事揚州危急史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肇基獨從白洋河疾馳入援過高郵不一見妻子入守北門發礮傷攻者無算城破巷戰而死其妻亦英毅有僕自揚州逃回言主死狀其妻慟哭畢即堦前推殺之以其背主也

莊子固字憲伯崑山人隸遼陽籍年十三殺人亡命積軍功

為宣府參軍史可法薦授副總兵屯田歸德間募壯士七百餘人悉以赤心報國四字為號揚州被圍疾馳赴援三日夜而至城陷死之其時武臣同死者甚眾總兵則樓挺江雲龍馬守卿副將則李豫參將則李隆徐純仁馮國用陳光至陶國祚遊擊則李大忠孫開忠都司以下則姚懷龍解學會吳魁馮士富馮近仁孟容徐應城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倉曹登元范泗范海王東樓等皆戰死樓挺字振揚金華人馬守卿池州人江雲龍李隆徐純仁俱揚州人陶國祚興化人李大忠應天人孫開忠高郵人此皆死揚州之難者也惜乎其行事軼矣

逸史曰南渡畏四鎮之跋扈養之若驕子而以靖南與東平

等相提而論此不知御將之道也夫澤清良佐妄人耳傑雖
粗暴其驍桀足賴焉若靖南之忠勇善戰一時宿將莫當也
使立國之初不定分鎮之議茅土之封以俟策勳築壇授鉞
拜得功為大將而以傑副之邦才之徒備偏裨焉傑畏得功
其勢不得不聽傑聽而澤清良佐惟所指揮矣然後可法居
中調度經略中原即未能迅掃河洛亦何至令敵人不血刃
而飛渡也計不出此而照姬含忍使之自相猜嫌為穴中之
鬪傷己且奉以擁戴名寸功未立榮膺五等貴極富濫遙制
國命而小人者反借以為聲援其敗亡不宜亦哉觀靖南告
宏光之詞君子有餘慟焉嗚呼明之武臣若劉孔昭趙之龍
等皆帶礪相承累世勳貴而險惡弄權賣國偷生苟無靖南

諸臣為武夫生色中國且得而笑之矣

黃蜚字文麓南昌人本姓涂從其舅都督黃龍鎮遼陽龍有戰功死於疆無後以蜚襲蔭因姓焉官守備歷陞應天後軍府都督崇禎辛巳召對稱旨予譔賜金魚服及上方劍命援勦東北各師挂平魯將軍印出鎮天津山海登州遼陽等處甲申國變望闕慟哭南都建改鎮蕪湖乙酉四月左兵內犯命蜚統八路官軍禦之築石臺於板子磯旁兩岸架礮夾擊大敗左師於銅陵捷聞封鎮南伯及南都陷諸鎮相繼降蜚收軍往太湖謀恢復招降海寇顧三令協力屢敗大軍殺所署官吏及秋水落海艘不得進相距六七十里

大兵截之黃蜚茶河應援不至蜚力戰天盡挾妻子投湖中

未死被執帥禮拜之不答諭降不聽指而罵帥怒斷兩臂罵
愈厲割其舌含血以噴乃腰斬於水西門乙酉九月五日也
家屬死者百數十人參將涂旭初先三日不屈死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南疆逸史卷五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六

武臣

李元膺

焦璉

馮耀

李明忠

沐天波

李元膺字源白榆林人本孫姓而育於賈李成棟見而愛之養以為子因冒其姓成棟先世山西為官少從高傑以勇決聞及傑封興平伯成棟挂鎮徐將軍印守徐州傑為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

清因從渡江破太湖吳志葵黃蜚兵搜松江總兵以定福建
由漳州與佟養甲入惠潮襲蘇觀生於廣州奪門而入執唐
王聿鏐與周益遠諸王俱殺之時丙戌十二月也明年正月
分兵取南韶克肇慶下高雷廉三府渡海取瓊州親率兵向
廣西襲梧州執大學士丁魁楚於岑溪殺之盡獲其貨進攻
平樂先驅至桂林會粵東兵起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還師
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廣西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
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得仁
來附密書約成棟初成棟恆念世受國恩降

清非得己其在粵密閣中嘗奉高皇帝像禮拜焉每得粵中
起義諸臣必禮待之及將刑為之咨嗟流涕其與養甲共事

也推鋒陷陣皆倚成棟養甲受成而已故威令抗行互為主
客及奏功養甲授兩粵總督成棟得廣西總兵受教之日成
服趨走甚卑由是愈不平成棟有愛姬松江妓也揣知其意
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憐汝雲間眷屬耳姬曰丈夫作事戀
妻子乎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抱尸大哭曰我
乃不及一婦人意遂決王得仁圍贛州急養甲趨成棟赴援
成棟與署布政司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養甲曰
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
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下今用永_厘年號改衣冠遣使
奉表赴南_園一時大喜過望封成棟為廣昌侯養甲為襄城
伯養甲懼禍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

西漢書卷之六十一
黃金一千白金十萬及絳紅舟楫迎上於南園上幸肇慶拜
成棟翼明大將軍進惠國公其子元胤以兵三千至遂為禁
旅成棟反正之初小心謹畏以粵東郡縣吏皆養甲所置盡
變易之先令藩某試其才能分正異二途上其冊於銓亦且
曰以俟朝命吾不欲專也而中朝畏成棟悉如其奏是時人
人有中興之望功名之士多自拔來歸而大臣才智猥下經
理無術不能因其來以驅策諸將反以大權盡授諸成棟建
牙委篆動必咨之內則伺顏色於元胤先是陳邦傳封思恩
侯子曾高為錦衣衛至是成棟封公邦傳意不滿乃亦進邦
傳為慶國公并封其中軍胡執恭為武康伯成棟聞之亦以
其下杜永和閻可儀郝尚文羅成耀黃應傑楊大福張道瀛

等七人請封皆伯爵而元膺亦為錦衣侍衛掌絲綸房事元膺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至是入朝為左都御史掌臺綱於是副都御史劉湘客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進為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

大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得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高進庫擊敗之還避南康十一月獲佟養甲問更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聲桓得仁俱死成棟方至信豐聞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大雨一夕成棟坐城樓召諸將計事則去者大半矣成棟慷慨涕零舉酒痛飲左右挽之上

馬披甲渡河馬蹶沈水死諸將全軍以還事聞贈夏國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為總督守廣州羅成耀守南韶加元膺單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宿衛卒元膺雖侈而其治軍也猶得成棟遺法六月楊大福為亂於梧州元膺召至縊殺之明年正月朔

大兵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未幾走高州為亂元膺復以計殺之成棟歸國未久而死將士皆有離心賴元膺忠誠故人恃以少安及韶州破上西走梧州留元膺與馬吉翔等守肇慶初成棟父子之方寵也陳邦傳甚歛望又為金堡等所排或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籍以洩前憤而五虎交橫廷臣或忌之邦傳既至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

侍郎程源印劾金堡等朋比誤國四人皆遣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元胤在肇慶不能救也

大兵薄廣州杜永和於元胤弟建捷力戰禦之永和進為侯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復作兩翼傳於江外為礮臺引水繞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杜永和謂敵破在旦夕援師至者皆却之邦傳抵三水因之觀望不進及冬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礮臺之水

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礮臺返以內攻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承恩降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建捷突圍至肇慶邦傳等師俱潰於三水已而桂林亦破上如梧州將至南國邦傳邀劫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胤在肇慶其下必多謀叛者元胤與

其弟謀曰勢必不支與其死於此不如死於主上之側因俱奔南開伏地慟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將殺內閣嚴起恆等元胤憤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主入海至欽州之時城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耿繼茂勸之降不屈命作書招永和元胤曰吾與杜將軍同繕兵海上我事不成己為辱國乃欲敗人事耶繼茂曰將軍昔受國恩今來歸正非降將可比何介乎元胤曰大哭曰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寵榮極矣寸功不立狼狽被擒何顏復生夫人以國事士遇我我負之不祥及五日聞永和以瓊州降乃慟哭日夜求死遂與弟建捷及前鋒將軍李用朝俱被害投尸海中建捷字敬赤真定人亦成棟子也為人沈深有略

善騎射前已登舟出海聞元愐被執復回願同死元愐三妾皆自殺

焦璉字瑞亭宣府人以勇力名未束髮見塞上有乘馬來者騰身而上推墮其人馳四五十里而還之以為笑樂從軍粵中隸靖江王標下靖江之變瞿式耜知璉忠勇令執王反正永_曆元年式耜以大學士留守桂林璉自隸乃陞璉都督同知挂將軍印令鎮廣西

清兵從樂平逼桂林璉自黃沙鎮率三百騎入援山水汛濫及馬腹士卒跋涉水道行百里夜半呼門而入平明

大兵薄城突騎數十入文昌門登城而射矢及留守署屋璉不及甲控弦射一大帥顛騎乃下城短刀接戰士卒猶不知

大兵之入方閉城門璉搏

清騎騎不得出復上城挾馬越城而下璉開門引騎直貫其營追奔二十里已而劉承清所遣援兵索餉大譁璉傷於流矢

大兵開城中兵變復進攻璉裹創登陣礮矢無虛發夜令馬之騏以千人渡水東襲

大兵後天明璉開文昌門大戰

大兵敗走璉乘勝遂下陽朔平樂捷聞封新興侯十一月璉與郝永忠敗

大軍於全州

大軍還出楚於是璉駐平樂永忠駐興安永忠自受撫後暴

橫不奉約束璉兵深嫉之式報曲為調和永忠乃稍為用及
駐興安監軍兵部侍郎蕭琦諂附之琦者江西進士式報門
生也為人愴壬居永忠營日夕求所以媚永忠者遂言桂林
富饒留守殷厚戊子二月聲言

大兵且至擁眾扒桂林巡撫于元燁請閉門弗納而蕭琦先
入曲說式報納永忠比入城縱兵剽掠上倉卒西幸璉遣人
謂式報曰雖敵外逼奸宄內開公疾出城璉且移師至桂林
駐兵城外俟永忠外掠四面擊殺不數日賊可盡然以全
為保障梧為門戶協力守粵事可萬全式報以治兵相攻恐
傷百姓不聽及式報送乘輿出永忠即入掠留守署城中烟
火蔽天何騰蛟方在永甯聞變疾馳至璉亦自平樂統兵入

亂始定三月二十二日

大兵聞兵變襲桂林式帮與騰蛟命分三軍一軍出文昌門一軍出榕樹門一軍出北門戰未合璉奮臂顧左右曰奚須三軍璉為諸軍破敵單騎直入

大兵圍之矢下如雨璉左右衝擊所向莫當

大兵合而復散者數矣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馳入與璉會擊殺數百人而出

大兵始還璉部將白賁戰死焚其尸得箭鏃數升桂林再危賴璉力戰得全自是留守倚重焉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者滇將也先從督師楊廷麟守吉安贛州贛州破三人走湖南投何騰蛟騰蛟死楚地盡矢三人相謂曰吾輩以勤王出滇

依揚何兩閩部今皆死亡軍又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
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負出滇心聞桂林留守督師仁
慈好事士可以共功蓋往歸之乃收殘兵得萬人走桂林已
丑五月至式邦大喜遣使郊迎而滇軍部署不嚴璉部將趙
興怒其橫攻之殺四百餘人式邦亟召與語曰國家危在旦
夕諸將軍方當協力共扶社稷豈容私鬪耶兩軍皆感泣璉
遂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得釋因封印選開國公一青興闡侯
永祚圖遠伯留之守桂林全州而調璉守陽朔璉鬱鬱不樂
曰瞿公驕客兵輕腹心璉死無地埋骨矣八月劉起蛟出全
州深入敗績璉按軍法誅之然璉之所以取勝者以部下趙
興劉起蛟白賁固名將也自白賁戰死興起蛟坐事誅焦營

從此亦弱庚寅四月封宣國公十一月

清兵逼桂林滇將俱逃式報命追之不及城中空無一兵式報數曰吾死矣使焦將軍在吾安得至此遂被執將死遺書於璉曰敵兵羸弱城內空虛公可提兵以來此中興大計毋以我為念璉得書泣曰瞿公遠我致我倉猝不及救今公既死吾又誰與共功名長號不已辛卯璉治兵五屯所五月兵潰過淨州鎮將陳邦傳素與璉有隙置酒誘執之斬其首令子曾禹持獻孔有德以降李定國之克桂林也擒邦傳父子送行在伏誅

馮耀字含五南海人世襲廣州後衛指揮後陞廣西掌印都司乙酉同總兵焦璉平靖江王陞富川副將永曆即位以擁

大興傳氏長恩閣鈔本

戴功陞總兵賜一品服俸庚寅二月廣州被圍耀從上幸梧
州欲使使宣諭平南靖南二王而難其人耀慷慨自請行既
至廣州守將杜永和止勿往耀曰不往則欺君吾知君之不
可欺不知敵之不可說也永和與諸將餞於鎮海樓耀年七
十餘鬚髮皓然意氣凌厲引滿盡數斗謂諸將曰從此出郊
一里至越王臺即異域矣吾老兵奮三寸之舌宣布天威但
得丁零歸命亦何必蘇武生還哉緋衣玉帶導鼓吹旌旗而
出既抵營宣敕云立轉南中之甲旋為北伐之師侯爵可得
也二王大怒耀厲聲呼責諭以大義二王皆壯之檄使還說
耀不從以劍擬之忻然引領執刃者欲去其冠曰吾冠朝廷
冠也頭可去冠不可去以手扶冠坐而受刃

李明忠字蓋臣新建人初遊京師與豪俊交尚氣喜談兵島
帥毛文龍延致幕中甚尊禮之明忠時時從其部下虜孔有
德耿仲明等飲酒酣歌睨視一時文龍死有德等疑懼東走
邀明忠與俱明忠慷慨言曰吾中原人當歸中原異地富貴
非吾所也單騎歸京師上書言方略不報宏光元年閩部史
可法奏選奇才勇略之士如武進士例取三百二十人明忠
居第一初授廣東山西副將尋陞梧總兵丙戌永_曆監國故
相蘇觀生立隆武弟聿鏐於廣州改元紹武明忠奉命從總
督林佳鼎率師問罪兵敗佳鼎死明忠收殘兵而還庚寅以
太子太傅都督高雷廉瓊軍務挂_圖武將軍印封海康伯廣
州既失靖南王子耿繼茂念明忠父友也遣使招之明忠斬

其使辛卯二月尚可喜遣其將徐成功率兵向高州明忠接戰於陽江吁洞檄總兵詹西趙印選以狼兵三千人來助徐兵連斬三柵以入進克電旬抵高州明忠走保博白山中副將王邦友黃魁馬進忠李光先監軍副使郭光祖吳人龍等俱降明忠勢益孤哀聚散亡走欽州之龍門島壬辰繼茂將攻瓊州駐兵海康先是總督杜永和及博興侯張月等以廣州失守走瓊州至是明忠欲往依之永和誘執以獻繼茂待以父執猶時時誘降許以通侯之爵明忠仰天笑曰嗟乎繼茂吾與汝父在皮島時肯降心北向今分藩開府豈足道哉吾明室遺臣力盡而死夫又何怨囚七日死之壬辰十月十日也

沐天波黔窗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啟元薨天波襲封黔國公天波之受事也少小人於錫朋用事與其管事阮呈麟爭權譖於天波而殺之呈麟鎮靜老成府中惜之錫朋遂為參謀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其豪吾必奎遂反調各土司兵征之沙定洲者安南土司沙源之子娶阿迷普名聲婁萬氏兼有兩家之衆定洲橫捍萬氏狡而淫素懷不軌願嘗以賄結錫朋錫朋親信之及奉調至而必奎已先誅定洲因留會城不去都司阮韵嘉阮氏養子也自呈麟死懷疑懼及參將袁士宏張國用等皆與定洲交通欲為變黔國公滇久家富厚天波門下客賁資被譴者每見定洲輒訐沐氏金寶以動之乙酉十二月朔遂入天波第焚掠時變起倉卒天

波周章甚錫朋勸之逃參謀周鼎諫曰公一走大事去矣何不令府兵拒賊錫朋曰此賊間也天波乃殺鼎而踰垣矣至西門守門參軍陳大經聞變已勤兵以待及見天波言曰公何故出諸上司衆將列營城外者合之可得數萬公下令調之討賊定洲釜底魚耳今一出城則衆無主士散不可復聚經願身先士卒為諸營倡天波不從將出城大經復攬轡涕泣而言曰戰而不勝走未晚也錫朋目天波天波殺經於門側而去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相謂曰吾輩皆命婦不可為賊汙舉火自焚死府中軍校方率兵與定洲巷戰聞天波走乃散巡撫吳兆元閉署不出天波望救不得遂由楚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下關揚畏知拒楚雄傳檄討賊定

洲乃回拒有黔府劫兆元令上章誣天波叛逆而已發兵討
平宜代鎮雲南兆元不從則幽之外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
分兵攻圍州祿永命及石屏龍在田等在田昔奉命援楚隸
總督熊文燁麾下與孫可望相識至是而知可望在黔使人
間道迎可望告以滇亂曰假大義來討全省可定也可望乃
詐稱黔國夫人弟焦侯復仇兵屠曲靖定洲方圍楚雄聞之
與戰於草泥關大敗還入會城悉敵其所有遁歸阿迷滇人
受沐氏世恩憐天波無罪見攻聞之惟恐其兵來之不速也
及至始知為可望等殊失望楊畏知兵敗被執可望釋而禮
之畏知說以共獎王室優禮黔國禁屠戮焚掠可望悉聽之
以書告天波天波使其子忠獻來報可望加禮焉乃使劉文

秀偕至永昌以天波歸雲南誅阮韵嘉與錫朋等明年李定國至河迷執定洲萬氏歸磔之天波具衣冠謝遂依可望以居可望等以勛舊禮待之不復假以事任也丁酉李定國自安隆奉上至雲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贊天波為人忠實有勇力既經患難慨然以身許國孫可望之內犯也使其將張勝間道襲雲南時定國等俱出禦而守城者為王尚禮可望私人也謀為內應天波覺誘之入朝以護衛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鎚經亂每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擲擊觀者皆披靡尚禮俯伏歎曰吾為櫺中虎不復煩公逞神技也既而可望敗張勝擒定國凱歸論功白文選馬惟興馬寶等皆進爵次及天波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懼無所報

稱且今吾有何功濫膺爵秩乎天波知國事已去身死亡在
旦暮而先人宗祀不可不繼乃使其子分贖各土司曰諸蠻
吾先人所撫也魂可依焉汝倚婦翁猶不失淨土自沙酋之
變焦夫人已殉節惟侍女夏氏歸母家得免剃髮為佛弟子
天波歸重其節義使掌家政亦不復娶己亥春

大兵至滇天波並棄夏氏獨身從上入緬甸夏氏縊兵亂死
者相撐柱為鴉犬食血肉狼籍而夏氏屍無敢近者得復收
葬咸以為節義所感云天波既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曩木
河緬人守關從官不得入上使天波先入宣諭緬兵聞黔國
公來猶下馬羅拜悔至蠻溪天波與國舅王惟恭典璽監李
崇貴謀曰蠻人異心事不可知也不若奉少主至茶山外可

以調度諸蠻主營上在內亦籍以為重使緬人無生心焉惟
恭入言之后不可而止三月二日緬酋來迎者四舟從行文
武別走陸道九百餘人馬稱足於是從官愈少十八日至井
亘緬人自萬厓時絕貢職不通中國者八十年至是傳語所
聞皆萬厓朝事而出神宗璽書今篆差一分以為偽天波出
己印較之無差乃復居井亘月餘緬酋愈倨供饋少從官無
所得食天波與蒲纓王啟隆集樹下議曰緬待吾情日薄此
豈可依以久居及今走戶獵二撤出孟養尚可圍存馬吉翔
阻之計復不行及白文選等兵至亦為吉翔所却五月選赭
硃茅以居蠻俗以八月十五日為歲節屬國皆來朝欲天
波至用蠻禮見以誇示外蠻使人來召天波不欲行吉翔強

遣之既回慟哭曰前在井亘不聽吾言至有今日之辱吾不屈節則主在虎穴勢且上累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吾何以告訢耶庚子秋定國等兵又至緬又使人請天波往且賓主禮甚恭及定國兵敗出緬益無所畏矣辛丑五月緬酋弟葵猛白代立遣使索賀禮不能應至七月而有咒水之禍初緬人請從官過河議事吉翔令諸臣盡往天波疑有變不欲行上強之至則就宴酒數行伏甲起悉就縛天波出袖中劍擊殺十餘人而死又發兵圍行宮誅其未行者頃之傳語曰毋害皇上及沐國公不知天波已前死矣是時死者松滋王而下有四十二人而其先以病死及自縊者甚眾從行之文武盡矣天波三子其二先病卒獨忠顯在石屏隨其婦翁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世榮出降居雲南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與張琦尹士鑑等謀起兵偽為忠顯書致廣州祿昌賢事發琦等誅死忠顯度不免謂其妻龍氏曰吾且蹈不測汝妊已四月幸而生子無絕先人後乃令內臣滕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出詐言進香東岳祠浮州至昆陽州遇新興滕飛龍龍蛟兄弟家忠顯赴逮以其使婢夏蓮冒龍氏真龍氏八月產一男名為神保及乙巳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謀奉神保起事以衣幣迎龍氏母子入山移檄諸蠻數日戰不利遷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君愛別藏神保於滕氏吳三桂窮搜獲之解京忠顯先在京尚無恙至是並逮訊焉嗚呼天波寄擊上司志亦苦矣而卒不保豈天之故欲絕其嗣耶或曰沐氏自黔廣王開國以來

凡二王一侯一伯九國公四都督富極貴溢諸勳莫與比焉
天道惡盈故後嗣卒罹此禍然以天沐之忠義而不得免焉
而亂賊之裔且繁衍累世亦獨何哉

逸史曰粵中之武臣多矣其可紀者祇此元胤之節烈璉之
忠壯猶有黃靖南之風焉王祥楊展扞禦蜀疆雖非矢志為
國然遺民得以保聚不至浮碇者展等之功不可泯也沐氏
世鎮滇南不異尉陀之尊富而三百年之勳鎮殉國者止黔
國一家差不負世臣之名若皆如劉孔昭趙之龍之徒二祖
之靈能無恫哉

南疆逸史卷五十